

廖省:林越

# 美国防控新冠错用“物竞天择”

五月上旬,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突破了100万,使美国成为全球因新冠致死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应该是新闻头条,也是历史大事,但却被西方新闻界“集体遗忘”;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被刻意调离人们的视野,西方关注的只是俄乌战争、上海爆发的疫情……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于4日报道,这100万人均死于美国新冠肺炎肆虐的27个月内,而半数死于美国现任政府上台后。尽管拜登就职时声称要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并设定“在今年独立日(7月4日)前为七成民众接种至少一针疫苗”的目标,但最终未能实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去年4月至12月,超八成新冠死亡病例系未接种疫苗者。此外,全美未接种疫苗者死于新冠的风险,比接种疫苗者高出20倍。

目前,美国多数州和城市已取消强制口罩政策和人群聚集禁令,雇员已返回办公室

工作,学校恢复线下授课。近来美国单日因新肺炎导致住院人数在缓慢增加,上周增加方新闻界“集体遗忘”;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被刻意调离人们的视野,西方关注的只是俄乌战争、上海爆发的疫情……

数据显示,近期单日新增病例超6万例,上周增加27%,美国东北部上两周的新冠感染率更飙升64.8%。2021年夏天起,多数州关闭公共检测点,很多人在家进行新冠自测,其中多数没有向政府报告检测结果。专家认为,美国的新冠病例总数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美国社会对防疫早已麻木。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主任罗伯特·墨菲说:“我们知道疫苗有效,口罩有效,也知道社交距离有效。这些防疫手段,我们却做不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教授莫妮卡·甘地说,美国的治理体系其在应对疫情时面临

困境。专家称,受具有高传染性,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的影响,美国或迎来新一轮新冠疫情。新毒株的传染性升高30%以上,不能再靠“躺平”应对。以色列研究人员称,当奥密克戎毒株蔓延时,德尔塔毒株仍隐秘传播。但奥密克戎“式微”时,德尔塔或将卷土重来。

海外网5月5日报道,CDC的最新预测模型显示,自4月末以来,美国每日因新冠入院的人数一直缓慢增加,尤其是在美国东北部。未来两周,全美将有约5000人死于新冠。预计俄亥俄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单日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美国42个州和地区未来两周因新冠而入院的人数也将增加。平均每天有2200多名感染新冠的美国人入院治疗。

《亚洲周刊》第19期登载邱立本《物竞天择与一百万个

亡魂》的评论称:“中国疫情的死亡人数迄今才不到五千人,而美国却面对一百万个新冠亡魂。就好像新约圣经中,耶稣责骂说,怎么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睛的梁木?但这是当下西方的‘政治正确’,他们严词责骂上海抗疫的严苛,但却回避最关键的生死问题。”

他认为,美国抗疫背后的思维逻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任何束缚,面对病毒的横逆,最后只能物竞天择。在100万新冠亡魂中,大半是抵抗力弱、未接种疫苗的老人。老人院内一旦感染,就引发大量死亡。而弱势群体如黑人、拉美裔等,死亡人数都高于白人。

黑人名嘴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最近尖锐地提出,为何黑人与少数族裔在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背后是制度性的歧视,因黑人所获得的医疗资源都严

重缺乏;而美国是一个没有全国医疗保险的国家,在疫情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为何在疫情中沦陷?“美式抗疫”的主旨是“重私利,轻人命;重霸权,轻人权”。出于“甩锅”推卸的目的,搞出用情报机构进行“病毒溯源”的闹剧。加上党争及“否决政治”,错过了几个抗疫窗口期,令民众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

在美国的贫穷社区,疫苗接种率非常低。这不但是经济上的悬殊,也是信息上的巨大差距。富裕阶层有更多抗疫资讯,了解医疗知识;而底层社会既没有相关的知识,反而被很多“假新闻”与扭曲的信息所迷惑,说疫苗有毒,说疫苗让民众被监视,说中国……

美国各州在抗疫上本就撕裂,联邦政府政治挂帅,放任自流。一些保守州份公开

反对强制接种疫苗,认为是损害人民选择的权利。美国充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要确保个人的自由意志,不受公权力限制。但面对疫情,这让老人与弱势群体更快被死神点名。

今年3月,为了让高达1.5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计划在国会通过,民主党放弃了一项156亿美元的疫情应对开支,转而增加了用于“援助乌克兰”的136亿美元开支。美国一些媒体抨击:“看来,在美国政客的眼中,本国国民的生命权远不及海外霸权重要。”

根据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截至8日晚上,美国当天新增确诊新冠病例96902人,累计确诊8356.77万人。新增死亡478例,累计死亡102.45万人,现有在治病例161.31万人。美国政客私心重,不坦诚合作、全球抗疫,如今只好找个“物竞天择”作下台阶。

三宝堇:夏木匠

老伴撒手人寰,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突来的刺激着实教我一时承受不起这沉重的打击。

悲悼、哀苦、凄惶、痛楚、失落、无助、彷徨。白天惶惶以终日,夜晚梦魇扰清梦,让我日益消沉而近乎崩溃,人也变得万念俱灰,食而不知其味,饮而不辨甘苦,整天恍恍惚惚,浑浑噩噩,形同浑人。

如斯者半年有余,多亏子女们日以继夜悉心照顾,茶饭侍奉无误,让我伤痛之余,暖和之情油然而生,虽然心里还存着那剪不断的思念,慢慢地也渐渐有所平复。

老伴育有一男三女。长女生有一男,大学毕业后仍然留在雅加达与舅舅(我的二舅)住在一起,希望在雅加达能谋到合适的工作,他的父亲——我长女的先生,也在雅加达,另外在工作处附近住下,因此孩子与父亲虽处一地,却犹如咫尺天涯,极少见面。

本来长女三女与我们两个老人住在一起,满女则在四五年前就在离老家不远处另居新家,我们作为父母却仍然放心不下一个女人自己住诺大一间房子,我与老伴商议,决定让三女住过去陪伴妹妹,这样我们就较为放心了。

三女明珠善于烹饪,中国菜、印尼菜、爪哇菜都能来一手;又喜爱做糕饼,端午节时又专包家传的粤式原汁原味肉粽,肯定与外头卖的广府肉粽不一样。我们家里只有我太太的嫂嫂与三女明珠能做,其他无论是万隆或在三宝瓏的后人没有人能做了。

我的先人做肉粽与其他粵

人做的虽然没有两样,主要原料是咸蛋黄、糯米、五花肉,不同的是我们家传做的先调好一盘酱料,将猪肉淹没一天,还加上与糯米不等量的无皮细绿豆做馅,这是市面上其他卖粤式粽子所没有的。

自从我们让三女陪伴她妹妹住在一起,她姐妹俩同进同出,早上如果来不及自己煮菜做午餐用,三女便骑着摩托车载着妹妹两人去饭肆、饭摊买煮熟好的成菜做午餐,顺便替两个老人家买包早餐,然后先送妹妹回到老家,到时间让她自己步行上班(她工作的公司距离老家不到十分钟路程)。她自己就乘摩托车去二十五公里外的工厂上班。

每天中午她总是打手机回来询问:“老爸,老妈,你们吃午餐了吗,吃什么菜?”一片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有时下午放工回家之前又打来手机:“老爸,等我回来你们才吃晚饭,我给你们买好了菜肴。”如此这般,无日或已。

晚上临睡前又是打来手机跟老妈聊一阵子的天,收线时老是不忘问老爸老妈明天替你们买什么早餐。

其实长女与我们两个老人住在一起,我家附近又很多卖早点的,饭肆、饭摊比比皆是,吃早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三女比之姐妹俩对父母还要体贴入微一些。

老伴去年十一月过世,在我极为消沉的大半年里,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诸般的慰藉,尤其三女更是非常细心,好似洞察我心,工作之余每天都为我的饮食和水果而操心。

我们夫妇俩对孩子们一视同仁,从小就没有厚此薄彼。因此孩子们可以说也很孝顺,

## “我的故事”篇集之一

### 仿明珠之破碎兮哀哉

只是对于三女我却有难以言明的一分“超越”。

那一天2022年3月16日星期三,我比平时起身更早。

我靠在藤椅上坐着等候三女像平常一样买了熟鲢用作午餐,便先送妹妹回老家等时间上班。待她在门前放下妹妹,我从屋内向她喊道:“喂,放工后先回这里,老爸替你们煮酒。”

“知道了。”她一面回答一面把摩托车发动。

当天下午五点,我把鸡酒准备好,等着她们回来,五点一刻……五点半……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还不见她们回来,我开始心悸,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追问我还在心理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可能是轮胎漏气,过一回就回来。

差不多等到傍晚六时,手机响了,是少女打来的:“爸,鸡酒明天才拿,等一会我告诉你。”我听了心里一沉,慌忙地追问:“妳们在那里?”少女声音有些哽咽:“我在医院,我送姐姐进医院,现在正办理手续。”

我一时如同跌进冰窟,问明在哪一家医院,便把长女从楼上喊下,我告诉她三妹入院了,幼妹不能无人陪伴,叫她即刻到医院里去主持大局。长女听了赶去医院,到了医院只见三女已经在紧急情况急救室里。

值日医生说,三女应该是放进重症监护病房,可是这医院仅有的两个重症监护床位已有了病人。医院在设法把三女转介到其它医院,中央医院RS

Karyadi, 伊丽莎白白医院 RS Elizabeth, 苏丹亚贡医院 RS Sultan Agung 与歌的冷医院 RS Ketilang, 这些医院回答的俱是床位爆满,唯一还没有回覆的是中央医院,长女真的束手无策。而目前能够先做的应该是CT扫描,但糟糕的是医院的CT扫描机坏了不能用,医院方面介绍说,有个诊所接受CT扫描,先带去扫描再看中央医院的回答如何,长女接受建议,就带去诊所扫描,可是问题又来了,医院唯一的救护车刚护送转介病人到另一家医院。我长女说,我们可以自己租救护车,但被院方拒绝,只好在那里等救护车回来载三女去诊所扫描,这样便枉费了几乎两个多钟头的宝贵时间。

扫描后回到医院,经值院医生阅读,说是严重脑充血,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我着实不忍再把她载来运去,找不知哪一家才有空床的医院了,不如让她在原医院住一晚再说。

第二天,星期四,通过关系终于在中央医院拿到重症监护病房一个床位,时间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在中央医院监护三天,第四天清晨6.20,离世长眠。

有一件事情令我后悔余生,那就是去年太太弥留之际,时值疫情嚣张高峰,有两次我要去看望,都被四个儿女阻止,他们四个人轮流守护母亲,分分钟见到那么多的冠状病毒病患者一迸一出,不希望老爸涉险,极力不让我去,我自己也

想:万一真的中招,将会给子女平添不必要许多麻烦;于是忍着悲恸,直到老伴断气,最后一面也见不着。

这一次三女入院,我也知道除非是奇迹,不然痊愈是微乎其微了。我不想承载第二次后悔余生,虽然说有新一轮更厉害的病毒蔓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三女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第二、第三天,一连两天,我跑去看她,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臂,也不顾失态,语无伦次地放声大哭起来,两天都是如此。

第四天,星期日,清早6时,一夜守护妹妹的男儿打手机给我,他说经医院许可,叫我打开视频电话,那边播出三女弥留到最后一秒心脏停止的视频。我看完后一时跌坐椅上,想哭也不能哭了。

有一件事是不幸中的大

幸,那就是事发当天,三女冥冥中好似被护送走完25多公里路,安全到达成妹妹工作的公司才支持不住而倒下。

如所周知,苏迪曼-西里旺宜这条路是西瓜哇到东瓜哇的必要过境要道,成天“车如游龙人如潮”,大货车、大型柜车、公交车、私家车、摩托车,路上行人等把长长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到了放工时间更加车辆阻塞而寸步难行。设想如果三女半途事发而倒身路中,那后果不仅难以想象,而且更加难以收拾。

只是我还很难过,老天对我何其不仁不慈,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夺走我最挚爱至疼的人——我的“表妹太太”以及我心爱的掌上明珠。

稿于2022年5月7日爱女49天忌辰

## 香港新特首

巴厘:意如香

铮铮铁骨李家超  
高票胜选新特首  
港独哭丧屎尿滚  
西方媒体狂叫骂  
骂得越凶狠  
批得越猛烈  
证明特首选对了

李家超一身豪气  
从警务保安局长  
以及政务司司长  
敲打港独不留情  
港独街头闹得凶  
港英遗孽加欧美  
煽动火点鬼火  
“颜色革命”掀翻天  
无法无天乱香江  
一朝“国安法”出台  
港警治港有法度  
一锤定乾坤  
李家超治港有方

出手犀利治港独  
银铛入狱不留情  
鸡飞狗走无路跑  
香港乱局终平息  
港人眼亮心底明

就是要选李家超  
高票选出新特首  
众望所归  
旗帜鲜明  
一国两制是法宝  
紧靠中央顺民意  
严禁非法占土地  
杜绝团伙炒楼房  
返政于民  
精简房屋新条例  
居者有其屋  
保住民生稳大局  
力挽狂澜  
长治久安  
香江辉煌终可期

当年高中毕业后,因国籍问题不能升读大学,父亲拜托二堂哥及其双亲来雅加达之便携我同行。

那一天是1975年1月31日,我们搭乘的Merpati班机在克玛腰兰机场平安着陆,大堂哥来接机,先安排我们到其二舅家落脚。几天后,他们全家人一起乘车到打横定居,而我则联系上收寄宿的乡亲们,农历年初二开始过上了寄宿的生活。这间位于雅加达西区JITerate5的房子是她租来的,5月初,房东在JlJembatan-Besi购买的房子已建好,就又随她搬到新居继续寄宿。

8月下旬,因身体抱恙,暂时搬到二表姐家借住。她在Teluk Gong经营小型的缝衣家庭工业,大概有20多个员工,接到的订单其中有当年的名牌Hi-Q男士衬衫。记得二表姐还小的时候,姨妈因婚姻触礁,只带了她一个到我的故乡托妈妈照顾,和我同睡一间房内的上下铺,几个月后,姨妈来接她,就离开了。如今再见面时,她已养育了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儿约八、九岁,还有

两个女儿。

二表姐和其丈夫每天都很忙,接单、采购原料、管理生产、送货等等。她是很念旧的人,二姐夫虽然寡言少语,但有时会叫我帮他抄账、算数;唯独姨妈好像不欢迎我的到来,感觉到她有点讨厌我。

10月初某日,二表姐一家将出门去游玩,我向她借了电单车,请同乡友人载我去拜见在公众针灸诊疗所黄联山先生,之前向纪国璋老师学习了半年的针灸,今欲到诊疗所当实习生,可惜黄先生那里已不接受。然后,再去拜见中医协会主席钟记堂先生,承蒙他阐述了本市的针灸诊所和中医师的概况,令我茅塞顿开。回来晚了,他们已先到家。姐夫没说什么,但姨妈训了我一顿,说我只会量马路,还说难道不知道姐夫要用车去收账吗?

隐忍或离开?在我内心交战不已,怪自己不能化解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的代沟。数日后,我留下一封感谢及道歉的信给二表姐,没亲口告别就离开了。

## 寄人篱下

廖省:苏歌



1978年2月26日,在Jl. KebonJeruk 16所任职公司宿舍留影

匆匆到了90年代,万没想到,经过妻子的一位老邻居竟然联系上姨妈,才知悉二表姐已因病早逝,想起当年的不辞而别,深感愧疚。而大表姐远嫁棉兰,没见过;小表姐遇人不淑,也已病逝。

小表姐比我大一岁,比较谈得来,记得住在二表姐家时,她有时候煲鸡汤,总会笑嘻嘻请我先喝。离开那里后,

有一回在唐人街班芝兰,坐在路边摊吃巴东饭,恰好她经过对我笑一笑;又有一回,忘了是何年何日,到新巴刹买鞋子,她牵着一个约3岁的小女孩迎面而来,打了个照面,有点害羞的样子含笑点了个头,没有交谈,她就匆匆地走了。她的后事仅有姨妈与她外甥男两人办理,无比凄凉!闻之令我眼泛泪光,感伤不已。

我们做小辈的不该计前嫌,于是把姨妈接到寒舍住宿,妈妈得以与她亲如朝夕相处,共话温馨难忘的往事,度过了一段快乐叙旧的时光。后来,其孙儿到来接她回去,但经常还打电话问候她,再后来,听她说男孙欲到美国工作,她要随孙女搬去中爪哇,自此失联,音讯全无。

回想起1976年2月,我找到了工作,为节省开支,于同年8月初离开寄宿处,向公司申请,自愿到位于Ancol附近,夜晚漆黑一片,只有烛光相伴的仓库住宿。翌年1月中旬某个夜晚,滂沱大雨下到天亮,把我住宿的仓库一区淹成泽国,所幸公司领导关怀,得以搬到JlKebonJeruk16公司租赁的宿舍住至期满,再另寻新住处。

“出外靠朋友”此语诚不欺我也。公司租的宿舍到期,恰好有位朋友在Kampung-Krendang的房子空置着,借给我暂住,解了我燃眉之急。

1979年初,弟弟刚高中毕业,也来到本市寻找出路,介绍他到一位公司的客户店里

工作,再约了一位也是打工的好朋友采田水,一同在JlKebonJeruk3找到一个房东奇宿。三个月后,弟弟的好老板李荣霖先生安排住处给她;而采田水则搬到JlSawahBesar那一带另行寄宿。

当年的雅加达是封闭城市,外来的移民欲办理迁居本市的居留证,除了要有工作证明,还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故向公司领导申请在Pulomas的宿舍暂住,结束了最后一次寄宿。1980年初,领取了向公司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钥匙,才算是有了一个安定的住所。

……从漂泊不定、彷徨迷惘的早期,到努力打拼、刻苦工作的中期,再到退休赋闲、含饴弄孙的晚期。而今,再回首那些旧情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恍然如梦。

仰望星空,皓月高挂,如烟如雾的往事依然盘旋心底,难以排遣,还是如苏东坡所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我也把我的这一场人生大梦,献给天上的明月吧!